

相关链接

新生代农民工——

情感缺失背后的  
制度困境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长子中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存在障碍的背后，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政策后果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差异的结果，是各种权益缺失的结果……

“根本没有机会见到女孩子，  
工地上全是男的”

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首选。在封闭的建筑工地和封闭的工厂里，他们“眼里只有尘土和沙石、钢筋、水泥、机器”，“根本没有机会见到女孩子，工地上全是男的。”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因此很难受到年轻女子的青睐。

收入水平偏低，影响爱情发展。尤其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组建一个家庭也面临着不同的压力和困扰，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同样需要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爱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经济基础好一些，可以减少不可预知的未来生活风险和生存压力，“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肯定不会长久”。这也影响到新一代男性农民工未来的择偶。而不少新生代农民工也因为囊中羞涩，不得不暂时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将“爱情和婚姻”搁置起来。

不少婚姻以分手告终。择偶是婚姻生活的基础。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当他们无法在城市找到爱情和婚姻时，就只能将目光重新转回乡村。这样，受到父母的干扰较多，他们也很难通过自主地运用“婚姻自主权”来寻找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

新生代农民工男女错位。对农村人而言，升学和婚配是他们冲破户籍制度壁垒，告别农村生活，为城市人所真正接纳的两条最为重要的途径。新生代女农民工更易于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一般都不愿意再回到农村。但是，对于男性青年农民工而言，这样的“好事”就不会有很多。见过了“市面”、“心气颇高”的女青年打工者已看不起这些同样来自农村的“曾经的战友”。

在黄金年龄感受情感煎熬

无房、无业、收入低、社会地位低，并且在生活空间和工作范围内所接触的异性很少，而在“择偶梯度”法则的效应下，一些打工妹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一致向“钱”看或一致向“城里”看，城里姑娘也大多对他们不屑一顾，致使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到了30岁还找不到另一半，父母发愁，他们自己也无奈。一方面，他们渴望城市里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的现状，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遇人不淑，一辈子“毁掉”，让他们对未来另一半从心里产生了恐惧感、畏惧感、危机感和压力感，让想在城市里找到归属感的他们无法左右自己的明天。

我们也不难发现，现在的相亲大会多以白领青年为对象，普通外来民工难以融入，苦于没有相互交流的平台，使他们的黄金年龄只能用“熬”来度过。婚介机构也很少将青年民工群体纳入服务对象，而以盈利为目的相当一部分的城市婚介所也让许多报名交钱的农民工“很受伤”，有苦难言。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也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年龄较轻，心理承受能力和心智发展不够成熟，而且远离家乡和亲人，扎根未稳，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较为薄弱，同时又多为单身，正处在恋爱的季节，爱情是他们最需要的情感类型，但却受到了过分的压抑，身边鲜有能够在一起说心话的伴侣，很难形成有效的心理压力分担机制、心灵创伤的消弭机制和生理压抑的消解机制，致使他们在黄金般的年龄感受着黑色的情感煎熬。随着他们的适婚期临近，婚恋情感问题已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聊得来谈得开，比之前开心多了。”两人也合谋开始追求厂里的姑娘。

可惜按部就班的计划在2014年的春节被打断。双方父母联合施压，禁止两人再去企业上班。而上班几个月下来空空如也的口袋，也让他们在长辈的劝导前底气不足，反驳无力。

“干装修挣钱不少，但吃住都和中年男人混在一起，压根没有和异性接触的机会。进厂有女孩，但工资少养不起如今的女孩子。”光是女孩子手中明晃晃的6plus，就让他望而却步。

最终，在七大姑八大姨的轮番轰炸下，两人放弃了继续进厂上班的打算，回归到了木工行业，继续和比自己年长许多的人生、工作在一起。

此后，也只能在网络世界里，他们才掀开面纱，恢复了年轻人的本色。可惜，爱情的际遇却远离而去了。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还没有来到，这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她还没来到……”

林依伦的老歌《爱情鸟》让人心生感慨。“难道这是我的宿命？”整日里和中年男性一起生活，时小平感觉自己的“爱情鸟”很难降临。

令他忧伤的是，再等几年，当父母觉得他不能再耗了，就会逼着他频繁去相亲。“也许哪一天我扛不住了，就找个女人凑合结婚了。”

“不过我要努力赚钱，给孩子一个好条件，不让他重蹈我的覆辙。”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用名均为化名)



体面的工作不挣钱，挣钱的工作见不到姑娘；农民工群体已经“更新换代”，

但城市壁垒依旧高筑……

二代农民工，城里难觅“爱情鸟”

□ 本报记者 鲍青

记者手记

当下，“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进入适婚年龄，但微薄的薪水、恶劣的工作条件、严苛的户籍政策，却将他们挡在了甜蜜爱情的门外。为了生存，他们忍受着劳累和寂寞的双重煎熬，将情感深埋心底。而到了一定年龄，只能接受仓促完婚的命运安排。

随之而来的，则是传统家庭关系的淡化和解体。眼下农村年轻夫妻离婚率居高不下，与婚前缺乏感情基础密切相关。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关注他们的工作环境、薪水待遇，更要关注他们贫乏的情感生活。在未能完全融入城市的大背景下，他们的婚姻与爱情遭遇着怎样的困境，这对他们的心态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正成为所在城市管理着面临的新课题。



炎炎夏日，挥汗如雨、满脸灰尘的安徽籍二代农民工时小平，被问到对“爱情”的想法时，脸上竟有了一丝尴尬浮现。

只有到了网络世界，他才愿意打开心扉，触碰心底的渴望。

“我非常自我却渴望被理解，经常会发一些莫名其妙的‘状态’。”这是同乡兼玩伴汪小华对他的最深印象。

“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流浪”，6月30日晚，时小平在QQ上发了这么一条“状态”。三毛的话搭配下巴快修成锥形的美颜自拍，多少有点不伦不类。

对记者的感觉，他嗤之以鼻：“懂我的不用多说，不懂我的说了也没用。”

每发完一条“状态”，他就会催促小伙伴们速速来点“赞”。赞的越多，他的存在感便越强。

在凸显存在感的背后，更多的是一个人的空虚和寂寞。

当下，部分90后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进入适婚年龄，但“爱情”对他们来说，却是难以体味的“珍稀”。

时小平渴望爱情，但也抗拒爱情。他已经给未来作了番“理性”筹划：“我的未来，就是到了不能再躲的年纪，找一个女人凑合着过日子。也许还会离婚。”可他，连一次完整的恋爱经历都没有过。

时小平意识到，他的想法与经历，并非只是他个人的问题。

遇到爱情，还是先挣到钱

“理发是室内工作，体面一点，还能接触到异性，收获爱情的机会多。”能遇到爱情，却挣不到钱，父母显然不乐意。这些年，农村地区讨媳妇的标准水涨船高，一轮一轮的压力压得父母和孩子喘不过气来

夜深人静，躲在墙角看网络小说，是时小平保持多年的习惯。由文字传递的爱情，可以给他带来莫大的宽慰。

寂寞的时候，他喜欢幻想：自己是能力无边的救世主，是风流潇洒的奇侠。角色可以多种多样，但身边必须得有善解人意的女孩子陪伴。

在极度疲乏时，他更爱幻想。他解释：幻想可以让生活多点色彩。

他将“幻想”内容悄悄告诉小伙伴，却惊讶地发现原来大家在做相似的事情。

他是独生子女，生来没有机会体验兄弟姐妹间的手足之情。也曾是留守儿童，一年和父母见面几次，早就生疏得可以一整天不说话。

他对情感麻木又敏感。在堂哥的婚礼上，看着嫂子向她的父母真情告白，时小平“始惊、次怒、终伤”。从没有体验过细腻情感的他，心里滋味莫名，既有惊讶，也充满着愤怒和忧伤。他甚至怀疑，自己到底不具备表达感情的能力。

2009年，15岁的时小平初三辍学回家。与他年龄相仿的七八个小伙伴，几乎没有读完初中。父母在外打工，孩子和爷爷奶奶生活，到了青春叛逆期即放弃学业，这几乎成了附近村庄同龄小伙伴的共同轨迹。

书既然读不下去，就得学一门手艺，作为以后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依靠。父母虽然在外打工多年，却因为性格内向几乎没有门路可言。无计可施，父母只好拜托沾亲带故的打工者，希望他们不嫌累赘带着儿子去学理发。时小平笑言：“一段时期，村里你带我我带你，大家都去干理发，都说剃头的比狗还多。”

时小平也走了这么一条路。“理发是室内工作，体面一点，还能接触到异性，收获爱情的机会多。”抱着这样的想法，时小平和三个小伙伴都选择了理发行业。

想象往往比现实美好得多。看似体面的理发行业，实际上收入微薄且不稳定。在天津某高校理发店做学徒的一年半时间里，时小平每月工资100元（早餐费）。吃的是学校

食堂最便宜的菜，住的是8个人挤在一起的宿舍。每天的工作是扫地、洗头、洗毛巾、叠毛巾、煮饭和杂活。

“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八点到店里吃早饭后干活。生意要一直忙到晚上十一点才结束。”每天周而复始的运转，让时小平快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了。

服务业的一大特点，是生活的极端不规律。“人少的时候还能按点吃饭，忙起来根本顾不上吃饭。”长久以来，学理发的人多半患上了胃病，时小平也没能避免。

除了胃部不适，工作带来的伤害同样不容小觑。“洗头，是所有工作中最累，也是对身体伤害最大的。”时小平最多的一天，给100多个客人洗了头，第二天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而且“廉价洗发水对手的伤害大，冬天两只手背布满伤痕，化脓流血疼得很。”

打工的生活并非没有晴天。工作之余，时小平与校园里卖汉堡的女孩小玉产生了朦胧的情愫。“也许互相的同情大于感情，但这是第一份爱情。”可微薄的收入让时小平看不到一旦分隔两地后各自的未来。随着他离开天津，这段朦胧的爱情也就无疾而终。

能遇到爱情，却挣不到钱，父母显然不乐意。这些年，农村地区讨媳妇的标准水涨船高。礼金八万八是标配，还得城里有房，一轮一轮的压力压得父母和孩子喘不过气来。为了挣钱，早先学理发的小伙伴们陆续转行。有的干装修，有的干木工，有的跑运输，清一色都是来钱快却少女人的行业。

而父亲只知埋头挣钱的行为，儿子照样费解。时小平说：“父亲每天就知道干活，买彩票，一点也不关心我，想不通脑子里在想什么。”

父亲等人，显然并不属于懂他的那类人。“现在的小青年大手大脚，哪有我们那个年代人知艰苦。”在时宗月的眼里，儿子时小平一点也不理解父母挣钱的艰辛。

“泡面”爱情，难成正果

时小平视恋爱为奢侈品，有着强烈的抵触心理，“我的条件不允许谈恋爱，只有婚姻没有爱情。结婚就是为了生儿育女和过日子。”时小平陪着孙小华喝闷酒，听他叨叨最多的就是“等哥有了钱，想去去哪，想找谁找谁谈。”

时小平既渴望爱情，却又畏惧爱情，甚至抗拒爱情。现实中能供他选择的爱情，往往只有“泡面”这一类。

他不知道，有人将二代农民工的这种爱情比拟为“泡面”，意为爱情滋味就像那些只能满足基本需要、缺乏咀嚼味的速食品。

恍惚中，时小平本能觉得：现在谈恋爱，更像是两个人没办法再耗了凑合过日子。

他身边的“泡面”爱情，随处可见。小伙伴孙小华在上海嘉定一工厂上班。因为有形的经济压力，后来跟随父亲做木工。木工虽然辛苦，收入却是蓝领的两倍有余。谈吐幽默的孙小华和同乡的女孩谈起了恋爱，可惜一个上海，一个首都。每天两人都忙得昏天黑地，只有春节时能乘着夜色在公路边享受一下二人世界。相思虽甜蜜却也痛苦，不久两人就分了手。时小平陪着孙小华喝闷酒，听他叨叨最多的就是“等哥有了钱，想去去哪，想找谁谈谁谈。”

不过从农民工行业里出人头地，几率渺茫。时小平工作了六年，基本没有什么盈余，小伙伴也多是如此。

时小平曾陪着同乡女孩萱萱去相亲。“相亲对象人一般般。”自始至终时小平对

这个男孩也没什么好印象，萱萱却在两个多月之后就决定“闪婚”。“听说要了15万元的彩礼，萱萱爸留给她弟弟了，感觉就是把女儿给卖了。”

婚后的琐碎生活，立刻让毫无感情基础的两人陷入了激烈的争吵。孩子的降生也没能挽留住两人的婚姻。孩子不到一岁，两人就去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男方诉诸法律获得孩子的抚养权，法院也支持了母亲探视孩子的权利。但男方父母却拒绝萱萱再进家门一步。无计可施的萱萱思子成疾，剑走偏锋，纠集了几个社会青年，开着一辆面包车到男方村里“闹事”。男方父母被这么大的阵势给吓住了，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同村人只得报警，萱萱因此被拘留了半年。“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转眼就变成了这样子，想想就可怕。”时小平从内心里认定，“泡面”爱情风险高，不可取。

而表姐的遭遇，更在时小平的心里留下了阴影。表姐和表姐夫是同县人，通过相亲认识。“可能双方父母觉得再处下去太麻烦，直接就领了结婚证生孩子。”可惜在繁华的都市生活里，女的爱上了打麻将，时常夜不归宿，男的则喜欢泡吧解闷。紧随而来的是双方因感情和经济纠纷大打出手，险些弄出人命。“表姐被打后负气离家出走，杳无音信。表姐夫则到处找表姐，为的是要弄折的密码。”时小平只能做旁观状，偶尔苦涩笑笑，原来就算是同乡，变成了“泡面”爱情也是如此。

一时间，时小平对父母安排的相亲很抗拒。“一天能给安排七八个，我开始还去，后来就直接爽约。”

他的表哥，则反其道而行之，奉行“广撒网”策略。“为了节省成本，他居然和同村不在一地打工的三个女孩谈恋爱。”虽然有些不齿，时小平却对这种做法表示理解，“你想想，和一个女孩子谈恋爱，光时间、精力、金钱就得花多少钱？我们这种每天从早干到晚的农民工，哪有那个资本去谈场刻骨铭心的恋爱？”

可惜，当其中一女孩对另一女孩无意间透露某某似乎对自己有好感的时候，表哥的计划便彻底泡汤了。表哥对这事讳莫如深，毕竟“恋爱没谈成，朋友不能再做，连在村里的脸都没了。”

因而，时小平视恋爱为奢侈品，有着强烈的抵触心理。“我的条件不允许谈恋爱，只有婚姻没有爱情。结婚就是为了生儿育女和过日子。”

时小平的感触并非孤例。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近年来，二代农民工对爱情的期待一直走低，也愈发现实。

时小平在天津某高校做理发的时候，虽然能和同龄的女大学生有说有笑，却绝对不会生出想“恋爱”的想法。“城里的女孩和女大学生根本不会看上我们，我们就不是一路人，我们收入低，养不起。即使有那么个特例，很快就谈不到一块闹开了。”

在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因素下，二代农民工择偶范围开始缩小，逐渐转向知根知底的“同乡”。时小平发现，自己身边的，慢慢都开始回乡找媳妇。但即使是同乡务工者，彼此之间的熟悉程度也大不如从前。加上工作繁重，甚少能抽出时间培养感情，许多都是在彼此妥协中才走进婚姻殿堂。

25岁的务工者小红，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择偶，最关注的是“对方的学识、技能、财富”。她从前曾和一个农民工异地苦恋四年，顶住了父母亲朋的巨大压力，但最后忍受不了双方的互虐而分开。分手之后噩梦随即开始，前男友盗取她的QQ号，在QQ上发布各种诋毁其名誉的信息。经此一事，小红对农民工的印象更加不好。“贫穷真的会让许多人变得低素质，他们性格偏执，和他们在一起没有安全感。”

27岁的小军，凭着较为出众的相貌，曾谈过七八个女朋友。可一旦进入实质性的谈婚论嫁阶段，他便逃之夭夭。

“城市里每天人来人往，属于各自的时